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續藁十九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題跋

讀新宋史汪立信傳

淳祐辛丑吴莊敏公淵守鎮江承大饑之餘爲粥以哺兩淮流移之人我曾大父戸部公時客吴公所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挈之俱歸吴公一見與語大悦即留置賔舘禮遇甚厚居數歳與戸部公先後登丁未庚戌第寳祐丙辰吴公以觀文殿學士鎮京湖辟汪公幹辦公事戸部公凖備差遣丁巳春正月吴公有參預之命未行而薨汪公與戸部公同護其柩歸葬宣城汪公後以法從出當方面終於端明殿學士新史本傳載其初見吴公事頗詳戸部公諱夢炎而史誤作應炎失於采聽傳聞之不審矣汪公安豐人史以爲澈之孫澈乃饒州人故削安豐

而不書非也其取進士史或以為見吳公之明年或以七年為六年非但自相抵牾兩年亦非榮士之歲也庸謹誌之以俟它日告于史官而訂正焉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渉太繁然其貴而不倨卑而不諂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于京官選人揔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見也

跋傅氏所受告命

潛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辱與先生從孫藻游因獲觀其先世所被告命蓋修職郎致仕恩聰於先生為曽大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為大父修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

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廸功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廸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藻之曾大父也傳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霑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藻妙齡秀發委祉所及將於是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二首

碩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冠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碩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枋者十有五年有傳在史氏而公屢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歿尚頼此書之存其志猶可見公之子是為魯齋先生以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于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

孫以材自見列於仕籍者班班相望魯齋之持于其後者宜不乏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手澤在焉　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為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為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閒生之質又蚤有志于學家庭之間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顛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者言方逮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据滑晉過公

故第而拜公遺像於畊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焉獲覩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爲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襲藏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東史筆者在非吾徒所敢知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發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溪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真定還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爲刪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缺弗録人無得而傳焉檜俾其

君稱藩於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爲陪臣者自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爲犬豕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爲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鄰國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予友吳正傳爲公書贊序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讜論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跋餘姚海隄記

書敘禹之治水備著其濬滌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瀹濟漯

決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南而地訖于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爲 時宋慶曆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爲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宿嘗爲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 國朝易縣爲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恒來爲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爲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爲之末或者遂指經義爲無用之空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爲人

之難能者由其知先儒為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為空言也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為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貲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司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倅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殊乙遽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亢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鄰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為都書掾按儒臺故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罷遣之且為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為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贊謂萬山長至云凡舟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

畧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閱其獄暴殺人若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大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為之掩卷而太息也輙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讀蘇御史奏藁

伯脩三為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當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著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為之進退今臺司計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微文抵吏議若干人而以薦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為

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茲獲觀伯脩奏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為嫌而止是以序棄常多甄拔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脩為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齡兩人視伯脩則已畧而又不能如伯脩得行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脩盖伯脩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為功而獨以聽納覩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譔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為可尚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為

弈懌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恠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旣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連引兵攻猺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衆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獠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而獨繫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蹙麾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偉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為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子戰殁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為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蠻、尉間名位略等懌以吏匿

其閥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狀以格不下隨牒調補邉郡録事判官玆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懼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録其事汝楫尚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趙公臨右軍書

今人臨二王書不過隨人作計如賣花擔上看桃李耳若趙公乃是枝頭葉底親見其活精神者此未易與俗子道也

跋鮮于公書

予從公游最晚屢聞公言學書之法予友徐文蔚學焉予未之學也今人窺見公一班於斷楮敗素間率能以書名傾動俗惜予之衰已久雖欲復從事於此以自厠於諸英儁之末豈可得

哉偶閱公所書蘇詩猶想見公引筆行墨時追念疇昔徒切愧悔而已

跋五常圖

伏生五行傳五事所屬不皆與黃帝氏合近代建安蔡氏祖述朱子之旨以五事配五行尤與伏生異客有示予以五常圖者乃斷然以漢儒之說為信必有見於此矣蓋恒性之言始於湯五常之名出於董子至周子以五行五性互見於圖書而配屬之義益著今文雜引易洪範月令諸書列以為圖誠有功於初學予顧不能無疑焉者洪範之配屬其一耳它不能遍數也故於茲圖未暇飾巧言以相稱贊姑質所疑如此幸有以啟之嗣是當有請焉

跋仰山寺碑

虛谷禪師重建仰山寺成廣平程公既為勒銘山門今雙林一溪如與師之上首弟子木巖植復用杜征南峴山故事以吳興趙公所書別本刻寘師舍利塔之左夫毗盧樓閣非有成壞廬舍那所說大方廣修多羅實記而頌之雜華三譯即其別本雙徑大仰香水海中兩浮漚耳峴山故事有足託乎其亦游戲如幻示同乎人者也滔與師生同世居同里而不及一登其門睹茲勝緣敬識下方以謹歲月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于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袁實既為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魯修頖宮孔子不書而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為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於羣公

者闕佚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龔鄧之客毋黙之麗紀詠備矣故予為本詩春秋之旨系之末簡云

跋顏樂齋詩

濠梁之魚莊子不必知其樂莊子不知魚之樂惠子亦不得而知也夫顏子之樂唯孔子能知之故曰回也不改其樂七十子之徒容有未盡知之者矣張君知顏子之樂與否人固莫得而知又惡能樂其樂而言之耶是以與張君游者往往取昔人之成說而重陳之蓋於此難為言也言筌蹄爾得魚兎者必忘筌蹄得意者必忘言君果能如顏子之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將有忘言之人與君同其樂而以不言之言為

君言之矣予何人斯敢措一辭哉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為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粤謝臯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繇閩閫白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為詩如干篇清粹圓美庶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卿死已久道傳方入為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遯迹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顧予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跫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允善為古章句且將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

繩尺而予發之婿吳萊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於申伯能勿重覺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宦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攷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為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叅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常侍共讒之衡乃倣離騷賦思玄而歸田之遺言寄意無及宦竪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為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為

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邪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為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予言求之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為固非曰曾子為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掾弃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為甚髙而難行也耶夫以徐君之事為甚髙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為能然而人不皆然若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充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尚奚

以多言為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為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為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為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顧能以道自任既殁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滑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盖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可不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書杷氏阡表後

潁州府君遺續可考見者治群盜毀淫祠復水利三事耳師魯載以三百言紆餘反覆曲折備盡辭雖繁不以為厭及推本其脩于家以至民懷而吏畏將使千載之下猶有以得其為人事雖略不以為歉也昔蘇文忠公僅記外曾祖程君辨盧蔵根獄事語又甚怪獨以公名德重望流傳至今師魯所述視蘇公則已詳杞氏得師魯為外孫而託以不朽視程君無憾矣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氏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為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憚而不為乎人不能為而趙氏獨為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以為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

儉其親者焉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令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為灑落烏乎賢哉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為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員則関陞令録即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為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員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

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它有除擢而理為須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超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為轉官以知縣為縣令謹老儒制附見于後云

跋呂叔和詩

玉山在東陽斗絶處旁鄰於天台重崖複嶺長林深谿如與世隔民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焉為士者往往樸茂篤學而無慕乎其外以材自見於時者一人兩人耳予嘗識呂君叔和於邂

逅之頃別後莫能省記其歲月聲迹邈不相聞今年夏予退直詞林以老得謝而歸叔和不遠數十百里重趼而來函封儷語以為予賀意若謂予今是而昨非也予方為之歎息不已叔和復示予以所為詩予伸紙疾讀未及終卷而叔和遽辭去嗟夫天之生材有萬不齊隨其所長皆可致於用然登於薦籍者恒少而堙没於窮山腐壤者恒多使叔和肯出而遊於英俊之域以詠歌太平之盛未必瞠若乎諸公之後也予既不能為之軒輊而叔和亦漠焉不以窮達介其意姑志于卷末而歸之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又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

者已爲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羣芳圖

宋諸王孫前有子固後有子昂人品皆爲當世第一翰墨之妙直寫其胸中之趣耳譬如明月在空不假浮雲相點綴也題識奚以多爲哉

跋張經歷德政記

天下之事患不能爲與不得爲以能爲之材居得爲之地而時方清寧無事之可爲則亦無績用之可言也夏陽張君　中臺出爲河西憲府元僚適當天曆兵荒之後用便宜發營田官糧下其估什七以賑糶者一萬石其甚貧而計口給之者二千石仍儲其本錢以糴新粮歸之官倉大家及浮屠氏有餘粟俾悉

以市直糴於民間遏糴者則減其直之半度在官不食之地作巨冢葬旅殯無所歸者千餘櫝遺骸原野者則斂而瘞焉民流為盜當徒役而親年七十者為建言請暫弛其徒親死終喪乃役之滿三歲無再犯則得齒於齊民生者無死徙之憂殁者無暴露之苦而不至於匱官勤民化凶惡為良善而不至於廢法是不徒切於近務固為法之可通於久者也蓋君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其時又多可為之事故其績用昭著為人所稱述如此然嘗觀古之為民興利除害而號曰循吏者類皆出於郡縣之守令誠令今之守令咸以君之心為心使斯人安於田里以養生喪死而無憾則君雖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不必身任其可為之事而以績用自見也予友張樞有史學善敘事於君之治迹記之已詳故予獨因其所記而推言之以告夫為

守令者有能聞君之風而以君之心為心則斯人之幸也

題温上人墨戲二首

日觀作此畫後四十六年自題其卷尾云恰如一夢又四十六年而道士葉君出以示予於是日觀之夢覺久矣今之視昔已如彼未知後之視今何如也

温師戲墨妙絕當代而好書可喜可愕之語附見其旁故觀者無不駭歎以為奇予所見數十本莫不皆然殆近乎有意為之也

跋常掾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某從其推官劉君慮囚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具已久常掾閱其牘知有寃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延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為東

海決曹決獄乎顧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不能聽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常掾能為于公之所不能為者非常掾之才有大過於于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為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入居史局倘采錄而登載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前代所不及也安可以為小善而略之哉

題朱掾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為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為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敵之以剛直取怒受誣而臺府為別白其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為哉諸公猶嗟歎之永歌之而不已者非專為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

人欲者闢敬之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彗出柳詔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叩閽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爲剴切似道知奏草出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寘于獄以僭用金飾齋扁爲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世祖皇帝親揔六師駐江上而

憲宗皇帝奄棄群臣

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邀爲己功遂入據相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勳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

傳誦之　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遣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襲藏惟謹迨今八十年莫有知者文韶没後其子夫驥始出以示潛俾志其歲月于左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爲苟同洪公景盧既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

學尚何言哉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雷知院孝友字文發樞紹節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環憲聖猶子曾開府覿壽皇潛邸舊人此卷先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為中書故亦寘於鄭侍郎作肅之後贉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瑾重背造是必嘗歸於秘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為奇玩也哉

跋乾淳四賢墨跡四首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秘書郎而群小悶之尋降御批曰引

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来學故帖中云諸況已具恭兄書中腐儒之效如此豈敢復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来動踰兩月也大愚任四明倉曹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閤門事張説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説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闕在来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

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吕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爲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吕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之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内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爲内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怛近於強聒又云然泉成亦泰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

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舘也

跋項可立序稿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致位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逆旅中旣與之飲酒又爲文與之序稿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閥閱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爲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衆人之閒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閒其智顧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爲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古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曷宜無傳乎

跋黄希明字説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為火或為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為曰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彖象同稱明出地上而彖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為言覬也慕也唯無慕其在彼而覬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為本諸易而申言如此云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　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為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於遣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弟十三姪與其弟十四郎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畀官必為監當於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憂五年八月自潁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潁之隣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為誰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脩天爵奉天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傳經為甚高論而勸戒之辭諄切懇到出於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帖牘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黄公墓表公溍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蕭左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爲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間再遇明堂恩庚申贈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即戶部公是爲溍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巳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是也既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薦于漕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

七十次焱初戶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勇爵使就試於漕闈非其志也掇俚諺爲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馳於焱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弼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燚以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囦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節鎮軍號而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也戶部公二子長垓次承節郎諱塄是爲滑之祖一女適劉景辰有子應龜大學內舍生望江令二子長埴次壔咸淳己巳戶部公以明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壔故戶部公之子無用廕入官者壔未

命而户部公遭内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麒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大學生一子埈一女適劉璨埈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埈又更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户部公所為壙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以溍生於高祖既殁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寖遠墜逸不傳謹録而藏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曾玄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書曽大父代朱簽判作啓劄後

邀山朱公蚤從我曽大父户部府君游户部府君奇其材以仲

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龍飛乙科初筮𠩄之幕職祗事伊始例假竿牘之敬自通於臺閣守倅交代同寮皆户部府君爲之具藁蓋以文爲贄在盛時固有之其爲禮之煩苛則至季世而極重緘疊幅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聯援据之切偶儷之工而被知遇者精搜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場屋之士甫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鮮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名公别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于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潛近因裒輯户部府君遺文而得此藁凡爲啓劄總若干通輒録以授公之孫灜俾謹藏之灜篤於學而酷嗜爲古文若無用此爲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

昔僚文之異尚也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續藳二十

祝文

謁先聖祝文

忝繇諸生蒙　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茲覆載生成名言罔

既欽承

睿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溍忝繇諸生與聞有

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灵

三皇

維三聖人爲郡邑之通祀厥有著令溍祇事云初肇以禮見遵

舊典也

城隍

涽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祗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東岳

泰山之雲實雨天下郡邑所在得望祀焉涽祗事云初是用展謁曰雨曰暘維神其嘉惠之

諸廟

治人事神吏之職也禦災捍患神之力也通幽顯而一貫所以交盡其責也顧茲陋徼無能為役也神之相之尚不忒也祗事告虔舊典是式也維爾有神尚昭假也

太史院秋祭祝文

皇帝元辰天剛

蒼龍之首躔次伊始元辰所舍永綏多祉億萬斯年歆此毖祀

皇帝照星羅睺

日月之交是曰天首靈儀旁燭陟降左右祗薦苾芬尚祈默佑

皇帝胎星室宿

定之方中式營有居儲精上玄寔開丕圖有嚴蠲祀神靈具孚

皇后元辰小吉

鶉首之舍坤維受事肅肅中宮元辰攸次神其降康饗于明祀

皇后照星太陽

大明麗天照臨下土承茲休光陰教是輔昭薦常事用膺多祜

皇后胎星參宿

坤申之間旗伐孔揚清明在天洲德之祥來歆肆祀介福無疆

太子元辰太衝

對時育物青陽在春毓粹震宮肇茲元辰精誠是鑒福祿駢臻

太子照星太陽

衆陽之宗有赫臨照重光所被前星有耀永錫蕃釐無忘昭報

太子胎星斗宿

倬彼雲漢南斗有光降灵錫羡長發其祥精禋匪懈皇圖永昌

國學仙詮先師配位祝文

釋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侑厥有舊章穆卜靈辰具嚴廟像

奉遷改作伏慮震驚庀事云初敢脩虔告

大成殿脩造祝文

禮殿有嚴妥靈茲久旅楹故　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諏辰興作

廟庭清謐伏懼驚諠菲薦陳誠尚祈昭鑒

巍巍聖師廟祀維舊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既固既完式芘俎豆

吉蠲薦告奠茲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斁

太廟時享祝文

青陽届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燕來寧

錫羨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歲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薦孔時

弗祿是承永世無斁

太史院重修簡儀告成祝文

欽天觀象茲肇自古先設置靈儀用嚴測候載新繕治稽合玄文

涓吉告成式陳嘉薦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神生爲名臣沒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丘高山

仰止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祗薦俎豆有引弗替神其鑒之

八世祖墓祭告祝文

瞻望先塋邈焉異縣族分世易展省弗時大懼因循久或湮廢周視剪刜封植維新侵地畢歸仆碑復立恭陳菲薦伏謁告虔神其永寧芘及祚胤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子奉政大夫江浙制等處儒學提舉溍敢昭告于先考秘丞府君溍蒙賴教育竊有祿位跡恩分土已表生榮進秩升朝載揚卹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　制書贈奉政大夫秘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門祗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溍繫於職

守不得躬展彛儀謹遣弟溥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滑敢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君先妣郡君童氏滑忝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承委祉陳情歸養而奄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伏奉至正五年三月　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妣追封江夏郡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祗薦于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謹告

青詞

行中書省禳火醮青詞

充位備員實難勝於重任遇災知懼爰載控於高真恭啓玄科

肅陳丹悃伏念臣等忝登台輔出鎮藩維當祝融司候之初遭回祿降殃之極始自廛氓之不戒致令府署之靡遺茲蓋臣等固寵妨賢有負公朝用人之意乖方失政未契天道好生之心徒攄顧帝之誠莫遏燎原之勢庸上酬於素款庶求絕於非虞伏願圓象垂慈炎官悔禍群黎甦息復安閭閻之居同宇乂寧均賴帡幪之力

疏

請如公住寶林疏

師子座上要揚達磨家風龍華會中幸逢彌勒伴侶庶紹隆於先業益振起於頹綱欲寘渴心無嫌饒舌如公禪師閩南異産濟北真傳雖嘗以佛法住持不倦於諸方接待急流勇退固知高尚之情大廈將傾必藉扶持之力迺睠雙林之勝境猶存十

刹之舊名豈容虛席而莫居是用闔辭以爲請得萬間屋何妨儒釋一家拈一辦香共祝

皇王萬歲

請欽公住圓覺疏

大覺圓地寔此衆之所依妙法華經必有時而乃說是宜虛左以待司南凡在交游舉同慶幸欽公法師冥搜教網遠紹祖燈遡流尋源深造四明法窟韜光匿景獨宿蓬萊道山雖有志於利它初不求於知我惟茲公選匪伊人謀一超直入以無難三請益屢而弗懈伏冀如佛出世能盡暢於本懷申命自天用增崇於曆筭俚言不佞慧鑒是祈

追薦先父疏意

資父事君敢憚服勞於遠役叫天叩地驚聞遘禍於私門摧割

奚堪奔馳靡及輙陳哀悃仰瀆慈尊伏念濬先父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涉世多艱承家罔鈌早膺祖澤僅撥補於一官晚荷　國恩遂蹟封於七品方安老境奄迫大期而濬忝預代言叨陪扈蹕覲　帝鄉之天近嗟親舍之雲遥雖未能求忠孝於兩全何遽至判死生於一别歸程甫畢凶問亟來始知屬纊之辰正在演綸之日病既無由嘗藥斂又弗得憑棺五十年父子之情晨昏永隔四千里關河之阻冰雪兼行迨獲執喪已踰卒哭不謹遠游之戒徒銜罔極之悲罪大難容恩深莫報苟可事之事死固當從俗從宜匪伏覺乘昌徽冥福伏願慧光等照慈蔭下垂將嚮潛通俯鑒不肖孤之意爽靈昭徹速歸極樂國之居成無上之正眞作來生之依怙

祭文

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為高顧以文鳴其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魯簡武戒湯銘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數落律令章程包羅搜序弗猥弗并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邑達淵盈蔵英歛華根柢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舂玉撞發其和平遠彼隤聾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韶韺乃弦乃歌乃佐武城人趍易良俗失悍獰稚耋熙熙怙為父兄於穆昌辰文事聿興乃謝事職乃專鑑衡賤華貴實樹之風聲磬欬所及驅飈走霆學徒嚮方俊良用登貌此陋微亦累品評賛芭海堧遺則是徵擇士藝闈緒言是承廡縱惠我免夫兢兢曷使中路奪其依憑嗚呼先生為幽為明有煒斯文揭若日星重江複山煙慘雲冥瞻言遠而泣涕雨零

馳辭侑觴式昭哀誠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李公行狀

曾祖執皇贈濟美功臣光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韓國公謚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謚文靖

父唐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忠獻母王氏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為潞州若姓康惠公金末
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
皇朝佩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
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
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淹貫文愈超卓
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然恥於干進屏
居閭巷閉門授徒遠近負笈而至者翕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
商公挺王公博文劉公　魏公初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
交郭君彥通於公為父執名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
曰此郎骨相殊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
閫聞公名將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康縣簿又辭臺府文章
舉之亦不起一日幡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

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搜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乃東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輙加器重薦之
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賔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材剡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為夔府經歷乃往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泝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凊具甘旨為事忠獻公勉之入仕乃復北上三十一年
成宗皇帝臨御首命詢訪　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關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來傳以進時
武宗
仁宗俱未出閤

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
武宗撫軍北邊
仁宗時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受知於
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
部侍郎亦中寢
昭獻元聖皇后幸覃懷公以宮傅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
覃懷四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
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王大臣密謀擅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
公從　兩宮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等力贊
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
武宗入正大統
仁宗即承制以公為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閭閻之幽

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
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為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於
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
嗣天子親擢今　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築室於陘山溵水閒若將終身焉夏五
月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　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
年春正月入覲
武宗於玉德殿　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
先太母命為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眞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
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
上知遇毅然以國事爲已任愼賜予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
衛士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已而莫敢言也前所建新
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
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剗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
愼擇而已　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
眞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
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
言于　上俾殿外蕃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
容方是時朝野乂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歛然不自以爲功

士大夫或譽之輙謝曰此
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　上曰朕在位必卿
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
公　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襃寵之　上在潛邸嘗因公所
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顒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
命繪公像勑詞臣為之賛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
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葬其
父母于潞州之先塋　上勞送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毋久留
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　上大悦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
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秦國公大夫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

自刑定辟置官屬多時之閒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
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　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
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
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為
用　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
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遂
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于廷仍命公為監試官秋七月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屢
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
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
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閒禮遇尤至七年春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待罪中書無補於國

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 上聞而悟其為讒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于股醫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塋地於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以其月十八日葬宛平縣石井鄉 原遵遺命也公薨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

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配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

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為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宇量閎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事關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茍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各驕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為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盖公之歴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它所奏陳亦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奉常而國

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爲之記公詩文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爲之序溍幸辱從兩人之後濫廁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溍爲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至正八年月日門生黄溍狀

元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于公行狀

曾祖某金定遠大將軍心水令曾祖母衛氏

祖伯儀皇任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祖母晉氏累贈河南郡夫人

父夔皇任中書省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母張氏累贈河南郡夫人

本貫

公諱九思字有卿其先家河南而仕於金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者於公爲五世祖朝請大夫延津令者於公爲四世祖延津府君之子則沁水府君也自沁水府君而上咸葬汴梁金末之亂家譜散落獨存其官稱而軼其諱元光正大中尚書府君嘗給事内廷金亡奉衛夫人遷雲中逮我朝括新附之民以經義試中程得隸於儒籍復自雲中奉衛夫人還遷居薊丘殁遂塟焉故又爲薊丘人中統初禡禡丞相行中書省事于燕承制以爲禮部員外郎至元間乃以太保劉文正公薦召見太安閣預定朝儀授尚衣局使久之進丞太常兼法物庫使積階朝列大夫以年老辭不允卒於官泰政府君受知左丞姚文獻公以爲中書省書表官尋遷爲掾甫逾壯歲而卒左丞魏國許文正公

率諸生哭而誅之後以公貴追贈二代　勅詞臣歐陽玄為製
碑文凡行治之美恩寵之盛登載甚具叅政府君始封漁陽郡
伯張夫人始封漁陽郡君者以家之所在後徙封河南者本其
世之所從出也公生四歲而失所怙稍長奉尚書府君及張夫
人之教深自策勵博觀經史百氏之書以資其見聞又善為譯
語入尚書中書兩省為必闍赤以久次為其提控至元三十一
年授承直郎尚舍監丞數與同列奏請禁絶尅減衛士金帛之
弊　上嘉納而褒賜焉
成宗正位宸極加上
世祖
裕宗兩朝帝后號謚公承　上旨預書譯玉冊慶賞之優無與
為比大德元年以奉訓大夫知紹興之諸曁州諸曁故為

俗尚氣而喜爭牒訴糾紛爲長吏者恒患其不易治公委曲詢
訪盡得其情僞擇尤無良者痛繩以法暇日則集州人之子弟
於學示以孝弟忠信之說囂譁之風爲之寖衰或言其地産水
晶砂金使者旁午調民丁採取之闔境皆爲騷動公力陳其妄
而止七年以奉直大夫知慶元之奉化州歲適大侵被省檄賑
台州及昌國之饑比還則州人訴災傷者限已迫吏白宜勿受
公悉受之仍與同僚分檢者約若以荒爲熟而民無粮可輸則
爲代輸由是所按視皆得其實仍爲畫拯救之策家以四口爲
率人與米三斗幼穉則半之尋復被省檄賑象山之饑象山斗
入鉅海中以道遠而後至者公謂苟俟申請恐緩而無及則權
宜半給之且謂如不得請則已償其費已而報如公請前後所
活各數千人州民以強刼捕繫者兩人獄已具公察其寃兩人

得不死在官六載治績為諸州最皇慶元年用舉者擢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除朝散大夫兩浙都轉鹽副使其分治也斥去受財敗法者黄巖州判官嘉興檢校表部鹽司丞各一人由是人知畏懼所部肅然亭戶有資受之官本商旅無浮費之事例課日增羨其以私販坐逮者不得它有攀引民賴以安延祐三年以朝請大夫任江浙行中書者理問官白雲宗僧使權貴冒名爵恣橫不法擅剃度游民四千八百餘人事下公鞫治請謁不行咸伏其辜所徵賦為錢六萬餘緡富民以繼立訴其家財有三十年不得直者公究其實而折以片言其爭遂息七年遷亞中大夫杭州路總管杭為東南一都會素號繁劇公剖決如流庭無留訟至於公上之需一切趍辦未嘗缺乏所造鹵簿法物事尤重自始作至訖功公皆躬督視之包銀令

下人駭於創見公為程其物力足為等級民不病而事以集推選官酒戶必擇大家足以任之者人服其平至治二年除嘉議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歲所漕粮三百餘萬石舟人受粮之地遠則勞近則逸水程之往復則春運為易而夏運為難公皆立法以均之至它禁防具為區處纖悉備至年規官降錢五千緡命道流蕆醮事而以牲幣祠于水神祈弭風濤之害公言于朝需官錢五萬緡為子本歲得息一萬八千緡由是官無甚費而所用給足上下便之泰定三年遷通議大夫紹興路總管紹興自游饑之後二十餘年民力猶未甦公下車即以輕徭薄賦安集流散墾闢荒閑為先務會歲復不登俾州縣募富家出米穀一萬三千餘石錢二萬四千餘緡賑其乏食者一萬四千餘口轉運司科郡民歲買鹽二萬二千四百餘引公為申明減其五

千六百七十餘引民得以少紓拜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其地內雜蠻獠外接蕃夷最為鉅鎮廣西猺人竊發公給其軍餉十萬石而民不知擾仍以便宜分遣屯戍遏其衝突境內帖然海寇殺人于貨者名捕弗獲公為設方略乃悉就擒諸流外之職當選署於大閫者公令以方寸之帋書其姓名而探之吏不得有所高下謁選者雖不得其所欲亦莫不心服焉天曆二年移湖南道宣慰使公聞　命就道以宿染瘴癘成疾還憩于杭遂引年乞致仕既得請給以半俸疾亦少間日與寓公遺老方外之士徜徉湖山間以觴詠相娛樂未幾疾復作以至正元年五月一日終于杭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四娶馬氏再娶楊氏並累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溱以公廕為承務郎平江路同知吳江州事次渭次澤女三人長適粘合泰安次適沿

海上副萬户石抹宜孫次未行孫男二山壽海壽女二皆幼公
爲人介潔而中實樂易平日篤於教子處家儉而中禮御衆寛
而有制勇於行義喜周人之急與諸公貴人交未甞干以巳私
或詢政事之得失苟有可為裨益者亦不斬也公數歷中外凡
四十五年居官所至去思有碑在奉化則戴先生表元在紹興
則韓先生性實記之溱等卜以是年六月十五日奉公柩葬仁
和縣棊鄉黄鶴山之原泣謂溍曰先公官三品法當定謚立傳
勒銘樂石願有述以備考擇溍辛甞獲登公之門而公之守越
也又辱效官使於部内知公為詳不敢以不敏辭謹具公世出
行事年壽卒葬如右上奉常及太史氏副在私家庸竢立言之
君子謹狀至正九年月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黄溍
狀

元故正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奥魯總管管内

勸農事知河防事盧公行狀

曾祖鉉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范陽郡伯

曾祖母王氏追封范陽郡君

祖璉贈亞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祖

母喬氏追封范陽郡夫人

父克柔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贈通

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范

陽郡公謚文昭母翟氏追封范陽郡夫人李氏封范陽郡

太夫人

本貫大名路開州濮陽縣

公諱景字彦遠其先出於范陽盧氏五季之亂靡有定居後由

鄭之河陰徙滑之胙城自中山府君而上皆葬胙城之班聖固歲壬辰東昌府君仕于開州因家焉故今為大名路開州濮陽縣人文貽公蚤有時名兩府大臣交舉之

裕宗皇帝時在東宮召見與語大説留寘左右顧遇日隆由樞密院架閣庫管勾歷典要職出秉憲節入陪台垣事任益重自僉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涖治河南江北以疾歸京師薨于里第計聞官勳封謚恩數有加尋返葬濮陽之黃珷原有子二人長曰博學而善為文用姚文公薦入翰林國史院為編脩官五遷至待制仍兼編脩以久次當遞陞奏未上而卒次即公年二十以材選備宿衛受知

成宗皇帝給事禁闥扈從屬車備殫勞勩丞相興元忠憲王尤器重焉居三歲授承直郎都水監丞河決東安州之藍合秀隄

盡毀水行地上冒原田敗廬舍事聞于　朝以為不亟治將益
壞有　旨命公總其役公量事期審功用鳩材庀工不踰月而
隄復合民無久役之苦而獲安其居莫不深德之改御帶庫副
使以恭謹被
武宗皇帝眷寵彌厚嘗賜以玉帶公叩首力辭不敢受
上嘉其廉讓而有禮累遷奉政大夫資乘庫大使朝散大夫沙
糖局提點踐敭既久能稱籍甚　朝廷欲疇其民庸而圖任焉
乃以公為中順大夫江陰州尹至治二年也建言者謂浙右之
民困於徭役宜令大家割田為之助事下行中書首檄公講行
之公稽驗民籍以其田之多寡第為三等取之既不失其平且
勸之毋徒以磽瘠充數凡所得皆上腴使役於官者輪掌其歲
入儲以待用由是民不告病公每謂長民者固在於厚其生然

不可以無教用是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州學舊有明倫堂歲久傾仆賴公而棟宇復立後生小子始有考德問業之所人咸稱公可謂得師帥之職矣陞中大夫衢州路總管公順其土俗所宜以為治摧奸猾扶善良健訟之風為之衰息盜起常山劫取民家貲財官兵捕之急株連甚衆有平民為仇家所構陷指為賊首吏莫能察掠治使誣服公疑有寃為詳讞而得其情誣服者以不死株連所及亦皆免於非辜人以為神明歲饑捐主租以活流莩為惠尤大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父老為伐石以紀遺愛焉遷嘉議大夫處州路總管公鈞考學廩得羨粮八百石大興土木自禮殿論堂書樓齋室至于門廡煥然畢新學田為青田豪僧所據者　千　百畝已四十餘年前是為郡者皆莫能正公按視舊牘始究其實而悉還其故士之為養益充弦

誦之聲洋洋相聞閭有自奮於科級者事見太常博士柳貫所為記行中書省嘗諉公封舶泉南秋毫無取冨商大賈咸戴其德亦為立石於東郊以頌美之公既書滿奉李夫人寓居於江陰初翟夫人生公八年而殁李夫人實撫育公至于成人公事之以孝奉晨昏具甘旨恒恐或缺遇疾病則嘗藥以進宦轍所届遇佳山水侍板輿婆娑嬉游必盡其歡或遠不可迎致輒徘徊思慕不能自已李夫人壽九十有三而終公方持服俄有正議大夫襄陽路總管之命辭不拜服闋改衛輝路總管未上至正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寓舍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劉氏繼室邢氏史氏並贈范陽郡夫人子男四人長僧孺用文昭公遺澤補官累陞奉直大夫冀寧路崞州知州以公憂不赴令以遷調爲泉州路總管府判官次弘志方治進士業次慶孫次

添孫俱幼孫男二人女　人僧孺等以至正四年秋某月自江
陰奉李夫人及公柩還濮陽其年某月某日祔
　　林公之子鎮國寺善佑庫
　仲父居中則歷事
當賜謚立傳宜有狀上于奉常及太史氏且以其副乞銘於當法
世立言之君子揭諸墓隧以示方来而僧孺出佐邊郡縻於官
守俾弘堅踵門以請吾子其毋讓滑辛嘗辱與公有雅故不敢
以不敏為解第媿與公游之日淺莫能備著其詳謹以所知者
序次如右以俟采擇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續藁二十一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徳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鄆王謚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

皇帝御興聖宫便殿中書省臣以故右丞相鄆文忠王神道之碑未建奏請　勑臣溍爲之文以賜其家俾刻焉臣溍竊惟王之宏模偉度山高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懼無以稱塞　明詔顧以待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　闕控辭則退而考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　死以上謹按王諱拜住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温窟哇從太祖皇帝伐乃蠻以巳馬濟

太祖步戰而殁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六世祖妣諱閼薁追封魯國王
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即帝位以爲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
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
魯趙魏晉秦之地次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爲憾贈體仁開
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
忠武五世祖妣諱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孛魯嗣國
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
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

忠定高祖妣諱合萬𫀶追封碧國王夫人曾祖諱覇都魯從
世祖皇帝伐宋為先鋒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崩
世祖伊總師留屯而還歿于軍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曾祖妣弘吉烈氏諱鎮木倫
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王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環衛之政今位百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
佐　皇子北平王出鎮北邊十年而歸復拜中書右丞相贊
上册　皇后　皇太子議規襄陽以取宋所薦史忠武公
天澤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商文定公挺皆時之宿望以阿
合馬乘舊尚書省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

綴立大常寺以崇典禮定强竊盜贓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
國朝之賢相必以爲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翊運功臣上
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怯烈氏諱普顏忽都累封魯王夫
人考諱兀都台
成宗時襲掌環衛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輸誠保德翊衛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加贈宣力
迪慶保德翊運功臣進封兗王餘如故妣篤思剌氏諱吐薛怯
溫累封兗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
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別賜忠憲王開國元勳命
世大臣之碑　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爲銘辭樹于王
所食采地范陽之通達因臨幸而觀焉號其地曰馳驛莊云王

生五歲而孤充王夫人撫育陷至令知文學者陳聖賢孝弟忠
信之說以開導之閒輙領解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　上親執其手慰
藉久之人見王嶷然公輔之器相與屬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
襲掌環衛歷事
仁宗皇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太常禮儀使四年
加榮祿大夫大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大年進
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
英宗皇帝嗣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
上在儲闈王之令譽日聞於左右遣使召見王謝曰以亳從之
臣而往來宮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
太子福耶　上嘉其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

天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
太祖寶訓是日命王啓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節鴻亮聽者肅
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録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
東朝嬖倖估寵干政首相帖木迭而頗與之相為表裏
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　上崩
英宗在諒闇中遂復出居相位睚眦之怨必報一時善類遭其
誣衊多陷於不測之罪其黨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釁隙亦莫
能自全王與之並相獨堅持正論不少回撓遇僚佐闕必公選
掄而用之臺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不可同處首相以為譏已而
深銜之顧未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太歲在酉不宜造
寺於西山遂指以為謗訕言者既横加酷罰因盡斥舊臣而援
鐵實為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為宣政中政等九使領

南為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據要途秋七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
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為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
上使止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里告思與姦人妄獻民
田而冒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瑣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三
拜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 上為虛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
專仍降 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
政集大臣及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
咸以所長收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銓者六
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脩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減
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子女之奴於民間者
以隸焉朝廷政令燦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色胥慶
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腦兒行宮亨麗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

侈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
結綵為山張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
即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
仁宗當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旨集諸儒議僉以為廟之
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于災宜更作前殿為間十有五其
中三間為
太祖室以備祫享　列聖神御間為一室東西兩間為祧而
以今殿為寢　上可其奏廟制乃完　上欲躬行享祀之
禮　王進太常所纂儀注　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
備　大駕鹵簿建太常十有二斿列黃麾仗五千人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衆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
不感歎以為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

袞冕執圭瓚祼獻礼成還宮王率群臣稱賀于大明殿
惟恩錫賚有差　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唐魏
徵之敢諫者乎王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
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　上稱善或勸　上純任釋氏
之法以治天下　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道貴清靜寂滅
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為治也
上默然有　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寧獨大司農耶　上以為知大體嘗賜以金肴殿車又嘗閱
寶玉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　詔姻宗室女又辭
命國工繪王像　敕翰林侍講學士袁桷為之贊　御書
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億萬古
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也至矣王亦感　上殊遇自任以天

下之重事有當弛張知無不為既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其官爵仆其碑籍其家皆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為之備王曰吾忍吾心上不負吾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已何備為然深患讒言之興因侍燕閒從容奏曰陛下不以臣年少無似使備員宰相方務彰善癉惡期致隆平茍有沮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為矣上曰卿第勉之果有閒言朕不聽也三年夏上時巡甫至上京夜寐不寧趣大作佛事王曰財從民出國以民安殫財困民未見其福上矍然曰朕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舊爾民亦以為病乎自今其輟土木之役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訹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為姦利事連鐵

實恐不自保遂與赤因帖木而等潛蓄異謀其年秋　乘輿
還次南坡
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三月八薨於至治三年
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　月　日塟于大都宛平
縣　鄉田村之原秋九月
晉王入繼廷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
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
獻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　勅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賛王像藏
于秘書監　年加贈守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鄆王
改謚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如故祖考皆加贈進封
爲夫人諱妥妥徽太府卿土禄不花之女婦道母儀協于閫範

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
令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膳衣物仍
勅奎章閣——學士巙巙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
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
四十有四以是年　月　日合塟于王墓由東平夫人進封鄆
王夫人賜謚貞靜蓋異數也子男二人長答利麻碩理虎符宗
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　年卒次曰牙納碩理
文宗時賜名篤麟鐵穆爾歴職環衛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
指揮使時十有一　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
重之命受經於奎章閣歴崇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
也可札魯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院皆再入
為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遷大司農仍舊階開府儀同三司端粹

惇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　上起居弗懈益虔人以為能世其家臣濬歷覩帝王之肇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垂輝于齡然閱散之後相業無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烈秉時奮庸為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祉于後繼述有人可謂卓討古今夐絕倫比也已矧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勲賢貴冑夙受　主知魚水之親脗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悴事國力摧百壬之鋒詎使　朝廷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為尤難雖遭值變故而不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震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也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
英皇巖石爾瞻佩佩鄭王惟王之先鷹揚塑土手挈中原歸奉
真主異才間出騰風躍雲克濟其美為 國虎臣
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輔紳正笏乾清坤寧
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右 三朝服勤帷幄靖共正直執事
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常乃授以政乃登廟廊崇儉抑奢諫行
言聽乃宅百揆以佑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遂惟
其時龍旂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孝德教所加望治
有期孰使共兆接武夷夔緬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竦衆正
所枯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既專化弦乃張曀霾滌盪天青
日白檮杌蒐瑣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構茲閔凶萬姓之悲攀髯
抱弓金支翠蓋神游寥廓英姿爽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

帝念功勤辭高陛于以勸忠尚其嗣人咸有一德與
國同休永永無極

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　詔贈故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襄於是王之薨五十年矣
皇上纘承鴻業追念舊勳不以存亡久近為間渙頒異數以照臨之甚盛德也臣溍承乏詞林既推述
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
上復用中書奏　敕臣溍考
功業勒茲樂石臣被命而退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古納剌訪求王世系官閥行事之實序而銘之王元名帖木兒

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鮮兒系出兀里養哈解氏其先
里麻生合赤溫合赤溫生隂班於王爲曾大父有子二人曰
忽魯渾曰速不解俱以驍勇善射稱忽魯渾則王之大父也以
哈必赤百戶事
太祖皇帝哈班嘗從
太祖飲班朮納河之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爲忽魯渾反鋒所刺
人馬俱踣又嘗從
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却其渠帥餘衆夜自
相蹂躪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祿而卒父曰哈丹大宗
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母曰　王生於朔漠資禀雄毅沈重
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入侍
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謹深被眷知速不解之孫是爲丞

相河南武定王阿朮受　詔伐宋王於武定為從弟武定察其材智絕人可為己貳言於　上挾與俱行從武定破樊城下襄陽至元十一年

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為擣虛之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泝流行一十里夜半絕江徑渡黎明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賈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廷戰武定俾王乘高覘之見其陣蓻首尾橫決以戰艦衝擊之似道先遁十三萬軍一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逐北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於趨事赴功十二年有　旨行中書省駐建康行樞密院駐

鎮江別　勅武定攻揚州武定得王率蒙古軍鏖戰揚子橋出奇兵斷真州鍾道宋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流王從武定領伉健善射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矢灼其蓬檣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戰王無不在其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　朝廷第功行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還鎮國上將軍奉省檄馳報邊事王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便殿出奏牘于懷　上大奇之名近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知文墨乃誦其文而繹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　上悦令縱横行殿中而默察之知為偉器諭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中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問居何職王以實對　上詰宰臣

曰朕初意以為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桑哥國忠

武王安童自北邊歸秉政為

世祖言帖木兒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

位宜升用之其言適契於　上意問居其上者為誰對曰參

政郭佑參議秃魯花拜降即日命為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

位郭佑上仍勑之曰自今事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

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

政而宗王乃顏叛扈蹕親征給餉運籌備殫其勤既平乃顏群

臣從屬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留兵討其餘黨金家奴塔不

觧悲戰突之乃還　上以王主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曰奏

臣前出軍至亦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導者　上命厚賞

之二十七年武平地大震數人乘災異相扇搖潘王為其言所

動者三人民大惶惑　上憲乃顧之黨回而爲變遣王引兵五百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而至以賑其乏絕教民毋惑於訛言捕斬乘時爲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而鞫之始皆倔強不伏既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辜事聞　上甚韙之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頗迴遠王因奏讚從由高州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人戶物力之乏絕其二以隸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私咸以爲便方是時桑哥在相位已久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害及編民王既還居政府乃列上其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桑哥及同惡皆誅死王以是益爲上所親信　年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仍舊階榮祿大夫

成宗皇帝以王先朝舊弼委任愈專江浙省治錢塘宋之故都所統列郡民物殷盛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控島夷最為巨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藩屏之寄王威望素著涖事伊始風采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束權貴無或敢撓其吏豪強震懾四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　月　日還葬于大都宛平縣郝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己者莫能伺其間隙由是始平無庇然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忽都追封安慶王夫人子男三人曰忽剌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省平章政事曰探迪御史中丞曰木八剌沙南陽府達魯花赤女一人曰卯罕適翰林學士承旨朵解孫男九人脫因

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兒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
剌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授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
赤　　完者不花金保也篤古八剌臣潛竊觀自昔君
臣際會之盛或策勳于行陣之間或訏謨于廟堂之上未始不
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矣
是宜沒而不亡克承　天寵慶流後裔與
國家相爲無窮者也垂于竹帛被于詠歌光在邦家豈徒賁其
丘隧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寔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
聖神御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
仡仡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授鞭勇往訖成雋功光膺上賞

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櫜鞬取彼叛王旄頭豹尾凱旋京
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
權姦檀國簧鼓
聖德朝綱紊弛民不堪命白發其私靡所覆藏揚于大廷解弦
易張肅持政柄出鎮南服枹鼓不鳴家給人足庶遄其歸袞衣
繡裳胡不慭遺奄其淪亡時逾四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額
之舊瞻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凛然拱木清風念舊圖功褒美
有詔申敕詞臣鐫此碑號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答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享
年六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寧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
守正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忠亮又

六年史臣礼部尚書曹元用始奉　勅撰次公行業以為神
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為今
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學
士承旨臣岳柱為奏請命臣溍繼元用為之銘以賜其家俾刻
焉謹按公諱荅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剌魯氏曾祖馬馬贈
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
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
追封定國公曾祖妣太帖尼氏祖妣忽委氏並中山郡夫人妣
阿兀思吉氏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為其國之近臣素倜
儻有大志知　天命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思蘭来覲
于龍居河司農公前卒乃以司徒公為質子時年尚多

上命育于春坊稍長事
太宗皇帝爲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内饔之職最爲親密司徒公
以恭謹尤被寵遇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西貴族定國夫人也
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宋司徒公皆與在行尋以疾卒公少襲父
職爲寶兒赤
世祖甚愛重之嘗侍　上左右極論阿合馬尚書省之政蠧
國病民　上怒而斥之曰無預若事公徐對曰犬馬知報其
主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合馬
死尚書省罷　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百緡且
諭　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顏有功妻以名
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物杭海之役督餉
餽於雲中　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擅待罪

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已賜白金百兩鈔千五百緡
公曰奏草青畜肥之日尚賒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斃死請增
給以半年之食　上從之衆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
有　旨得盡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暨桑葛伏誅而其
言皆驗　詔賜宅一區固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礼
遇之厚有加於前
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
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
獨往恐生它虞宜徐行俟衆大集而後進乃可爲萬全之策
上韙其言後數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
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進職爲御與其子買奴侍　上疾於
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北還
武宗皇帝於野馬川歸正　宸極
仁宗在儲闈以公　先朝舊人奏為中書參知政事仍兼司
農卿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兩田二千畝以
仁宗踐阼首命僉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於私罪公獨
不汙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榮祿
大夫嘗侍坐備食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
上旨賜玉帶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為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
疾不能朝遣尚醫診視竟不可為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隕其
世業者必自貪與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恒以
忠　君報國尊祖睦族為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
介潔寬厚愛人輕財樂施人有忿爭搆怨得一言莫不為之釋

然咸稱其長者元配納思馬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人繼室即
世祖所賜脫脫倫氏尤篤於慈愛視三子如己出亦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資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八年卒次怯來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老荅而闊遺少監哈八失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不蘭奚黑驢王家驢木八剌曾孫男八人臣滔奉
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臣所述公平生大槩備著之而申之以銘于以昭示
聖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久近為間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歟定公啓家西域
肇自高曾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　帝臣荷天之寵傳及
子孫逮公而昌懷材自奮出從征伐入陪顧問密勿告猷連柱
大姦不以所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乃居政路乃贊國徽綴班
台輔身後之榮誄其龍光惟
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以新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真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輦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
于位年五十有二訃聞
天子為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老章亦輦真之弟適宿衛禁
中　上命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
十有四日葬于真定欒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

年冬十月十有三日　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院事臣阿吉剌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老章之同列乃代為奏請　上既可其奏遂傳　旨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溍為文學士承旨臣起巖書丹別勅禮部尚書臣泰不花篆其額臣溍謹按公諱亦輦真偉吾而人上世為其國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瘿剖其瘿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為的斤必里傑忽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為吾魯阿烏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
太祖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西征有功令侍

順宗皇帝於藩邸
莊聖皇后子視之以為斷事官真定
順宗分地遂以為達魯花赤俾世襲其職曾祖諱八丹銀青榮
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刺真事
世祖皇帝為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皇帝為金紫光祿大夫陜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中
入為通政使用新制授榮祿大夫泰定間終於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群兒狎長者偶見其飲酒責之曰
是兒少嗜飲它日可覬其成立乎公聞之即絕飲而深自飭厲
年逾二十為
英宗皇帝御位下必闍赤泰定初為內八府宰相高麗嗣王阿
難答失里既襲位其從父弟完者篤想于上曰我父兄也

彼父弟也烏得爲王阿難荅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印章
是有　旨命公以阿難荅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以告其
境之内無不悦服初公弟老章從
明宗皇帝北狩間關虎口調護　聖躬親幸無與爲比
大駕還自朔漠公與一二大臣奉
皇帝璽綬遠迓于怯堅察罕　上大悦奬諭之曰卿祖父克
有勲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萃于一門惟予一人汝嘉即除翰
林學士資善大夫蒙古教官之選纏滞已久俾幕僚閲其牘而
一清之故事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餽遺交錯悉拒弗受遣
使諸王必愼擇其人未嘗辱命
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還
除道政院使奉詔巡視驛傳公不憚險遠　歷荅失八剌哈

孫拒晃火兒目連之地事有當更革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

東勝州之吳灤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為諸人所侵冒訟久

弗決公被　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

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聲辭服願返所侵地公為正其經界而

緩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殘極弊為務

遇災沴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牽於埶而不能行其所欲為

皆歎服曰非刺真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

碑於灤陽驛以頌美焉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釗法之不道鹽

法之為民病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旱有禱輒應形於歌謠事

聞有　詔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於帥座之首未幾淮

潁羣盜竊發鄰郡騷然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害尤酷

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又獨任闔事使至即行不

宿命於家若豫播然宣靖王尋遣怯薛丹十人與諸郡郡兵來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解散公僅與十二人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衆披靡追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級其黨皆創殘而潰公亦以矢盡迴沂州收兵復出往來逐捕殺獲不可數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公曰代者未至我安可辭其責諜知盜在滕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後人賴公區畫素定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不雨民間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視事之日果應禱而雨民飢則為之設法以勸分薄關市之征以通商旅米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患公才智出於天性操守得於家傳遇事立法嚴不失於苛寬不失於縱所以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以靜識者以為得大臣体適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卜

顔金貴族完顔氏陜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
郡夫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於姻族公兄弟十人兄曰孛
孛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弟曰老章光祿大
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曰怯烈禿資善大夫宣傳曰荅剌海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
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篤　大夫中書叅知政事曰伯顔
帖木兒朝散大夫光祿少卿孛孛實老漢荅剌海羅羅皆前夲
大人以公喪至知院公率諸弟送于通州而殯于京城南佛舍
摧慕號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公
曰茲幸獲襄大事而公歿無遺亂恐其行能勞烈久遂湮沒盍
思所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謀于僚友以聞夫人可謂賢有
識矣龍光下賁炳耀泉壤云其庶幾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群木雲合咸在穀中惟公之先夙陪禁近
地官之貴踈禁一品積慶所鍾萬生後賢再世辨章相業是傳
公方盛季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為時雅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
昭宣　皇度肅正官常奉貢修職布德施令傳置所達
國之大政總以專使惠夫才難夫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宣
保茲東土潢池弄兵蠢公厥武以寡敵衆莫我敢嬰餘威所加氛
祲廓清簡在　上衷進位丞弼殿于大藩民用寧一盡遍其
歸使秉事樞奄其逝矣當寧欷歔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
詔勒銘垂示無止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二碑

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臣溍承　詔撰故宣徽使太保定國
忠亮公神道碑銘公之嗣人歷官行事法當附見而其詳有

可勝書者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翰林學士承旨臣拜拜臣岳
柱復爲　奏請而命臣溍勒銘玆碑臣溍謹按定國公荅失
蠻有子三人其二人皆已卒惟今翰林學士承旨買奴榮祿公
謝事而食一品祿公字德卿定國長子也年十二入見
世祖皇帝命平章政事剌真教以蒙古衛兀兒文字越二年乃
命從宣徽使速渾察兒習治御膳爲寶兒赤
成宗皇帝不豫公從定國入侍至康復而退逮
成宗賓天從定國迎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至大中以積勞授御藥局達魯花赤升太
醫院經歷舉名醫久次者奏補以官大興醫學以淑後進皇慶
初擢監察御史分巡嶺北平反和林冤獄而寘真殺人者于法
出其誣服者五人念民之受役莫重於站赤奏請官備和林站

前思歲增給木連帖干兩站米百石有貧乏而鬻其妻子以應
役者贖而歸之沙嶺至上京十一納鉢所須柴薪宜勿科於民
以紓其力斡耳朶戶求運載和林官物者宜禁止而以雇募之
直千萬餘定賦於站戶使蒙其利　上皆可其奏贖還其妻
子者仍戶給羊百牛馬各十民瘼既蘇乃徹酒肆以變淫風興
儒學以崇德教及爲御史臺經歷以宣德奉聖諸郡舊隸河東
憲司道路迴遠請改令御史分臨按治被　旨至西陝州鞫
厭鎮大長公主獄上戮一僧餘詿誤者皆薄其罪延祐中出爲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以屬郡歲饑聞于朝下其直糴官粮
二十萬石江陵有夜入人家爲其所傷以死者有司當以殺人
之罪公原其情而出之定國寢疾草
仁宗皇帝遣中使傳旨俾歸侍疾比至家則定國已没

詔起復還舊任固辭從之服除入中書爲右司郎中扈從至龍
慶州謂儲御膳於民家非所以致敬亟覆以屋千納鉢之旁易
都城木橋以甎石者三百五十所有司估計造馬轎及城壕木
座彩畫官舍用鈔二千一百餘定公爲撙節止用三百餘定有
旨賜一僧金襴袈裟金玉府言當用絲一百二十斤紅花紫草
各六十斤金十八兩公止用紅注絲一縑納瑟瑟五尺而所製
未嘗不如其法除同僉宣徽院事始公嘗計點宣徽羊馬增出
羊二萬三千牛二百四十馬四百至是理筭提調尚食生料尚
牧紫場又減省官價爲鈔百五十萬貫復入中書爲左司郎中
治初擢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通泰二州鹽竈毀於風濤
諭富商捐鈔七十八百三十定以救其灾公私咸賴以濟後嘗
省降鈔四千五百定之皆弗果用復以歸于官有毒殺人而誣其

祖母自殺之者公究其實釋其祖母而下首惡及合謀者于獄
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河決原武親詣其處督視興築用
役夫一萬人稍草六萬束命摘夫五百採退灘野生蘆葦得十
餘萬束民不擾而河患息又令汴梁屬邑預備稍草連歲所積
至六十餘萬束免取具於臨時人甚便之南陽山西有馬頭堰
堙廢已久命脩復之所溉田千餘頃皆為上腴設米布以抑內
剝之徒罷檢鈔行人而籍市户使歲當一日役既輕而弊亦去
嚴小倒之禁而鈔法以通建言折收田粮輕貴而民受其惠以
舟代車送亞當吉北還而不至於妨農公三持憲節所至必繕
治公宇及三皇孔子廟凡為屋以楹計者數百川梁途路脩除
必時什器之須纖悉畢具種蒔菜果花木至數十萬本事雖微
而未嘗忽也泰定中參議中書省事有　旨於撫州北安火

車禿之地建殿以觀飛放引古之人君窮奢極侈而取敗者為
喻以力諫而止以灾異乞免所居官　詔勉諭之曰燮理陰
陽事在宰相非汝之過其起就職尋遷司農少卿天曆至順間
由司農卿遷同知宣徽院事除燕王宮相又以大都留守兼宮
相都總管府達魯花赤除吏部尚書上疏言
聖朝以禮讓為國以孝治天下高麗王子迫其父退居躭羅而
據其位無禮不孝宜令其父還就王位却令其居躭羅宰執大
臣咸歎服其言尋復為宮相總管府達魯花赤吏部尚書又以
通政使兼舊職公在通政極治有法力役均而使客之至如歸
無不喜悅
今上皇帝臨御特授太禧宗禋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拜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召入為利用卿受納皮貨所以防

其欺弊者甚至不以事之煩為憚也遷翰林學士承旨授禮引
遂以本官致仕階自承務郎八轉至榮祿大夫所服犀玉帶
上所賜先是
武宗皇帝命以故宋太后湯沐地悉歸于大崇恩福元寺平章
政事伯顏持不可　上震怒猶抗論不已暨
仁宗皇帝以鈔法詰責前宰相執政公言伯顏在　先朝能
犯顏進諫可謂盡忠不宜例加罪譴　上乃釋之後二十餘
年伯顏事
今上皇帝以師臣位上相公未嘗一言及於前事人以為難公
歷事　累朝以恭謹見稱所治　御膳尤精於烹飪前後
被賜珠帽珠衣只孫金玉馬腦車渠七寶諸束帶及它衣幣服
用之物以十數鈔無慮數十萬貫上樽珍膳鞍馬之屬不與焉

公性孝友定國之世賞反田廬貲蓄皆以讓其弟至奉襄大事
又獨任其役費既告老賜鈔萬五千緡悉用增葺其先塋娶卜
蘭奚氏封博陵郡夫人
仁宗又妻以宮女陸氏
昭獻元聖太后爲治匳具賜宴于興聖宮命太傅帖哥司徒伯
顏逆至其私第後封
郡夫人繼娶禿滿倫氏脫脫屋氏誓
哈出氏琴罕氏王氏並封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亦老苔兒卜
蘭奚氏出也奉政大夫闌遺少監
仁宗妻以孫兒别台氏繼娶阿兒溫的斤氏次不蘭奚孫男
故上都留守忻都資善公定國第二子也由寶兒赤爲典膳
令累遷司農少卿章佩監同知通政院事由僉宣徽院事爲
副使天曆間拜雲南行中書省左丞至順初叛王禿堅與伯

等率衆來攻城平章政事帖木而不花守北門公守東門叛
閧由它門入遂刼去省印公亦見執問何以不走公曰奉
命為行省官安敢棄城去伯忽欲殺之禿堅不可而止乃
命其黨忽哥兒兀馬兒以五十人護送入城囚之公與兩人相
處既久因說以逆順禍福刺血挑金為誓謀共殺反者未幾豫
王引大軍至伯忽遣忽哥兒兀馬兒往拒之行次占巢州兩人
如公宿約徑回金馬山殺伯忽兄弟三人得其所刼省印以授
公復立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尋出迎豫王至麻
隆縣將還行省次倚隆州豫王所領漢軍復陷沒公欲奉豫王
至烏撒而諸王啜思班已入雲南豫王乃命公馳報于
朝廷　上嘉其功賞賚甚厚即除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階自奉政大夫六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衣

束帶各一白金千兩鈔六萬貫芒衣幣諸物稱是卒於元統三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娶定哥氏封咸陽郡夫人忙哥氏伯顏哥氏並封范陽夫人子男一人哈八失　大夫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孫男　人故同知宣徽院事怯來資善公定國第三子也初爲寶兒赤用伯兄所讓定國應授器備庫提點升除同知建德路總管事入爲度支少監遷利用少監遂爲其太卿除大都留守遷同知宣徽院事階自武德將軍并轉改中憲大夫又四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帽珠衣各一只孫四白金百兩鈔二萬五千貫芒衣幣諸物稱是卒於至七年五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脫脫尼氏封咸陽郡夫人氏完者的斤氏並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三人黑驢王家驢八剌孫男　人由定國而上其行能勞烈旦譜既序次而登

于前碑茲不復出銘曰
之名家曰萬石君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孰如定國類其恭謹
同時列于貴近職親地要
天子所眡惟古之豐靡適弗宜恂恂長公際逢熙運奉宣憲度
恭　廟論出居屏翰入侍燕閒踐歷中外踰四十年行止
以時委蛇而退使蓄錫于流息未艾萬石之恭二疏之賢公兼
有之庶幾夫全偉哉仲氏致位丞轄設奇制變茂著勳烈孝亦
競爽克友其兄讓行于家遺澤是承　天覆日臨罔間存歿
錫以石章用焯其實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